

第一章 成為悲慘女配角

「2973 號宿主妳好，我是妳的任務發佈 AI。」

溫阮睜眼，看到一隻白橘斑紋的大臉加菲貓正在……踩自己的奶。

她問：「舒服嗎？」

加菲拱了拱腦袋，「妳摸摸我。」

「你有點色情。」

「……這位宿主請自重，我只是一個沒有感情的系統。」

溫阮摸了一把加菲霸氣且憂鬱的大餅臉，龐大繁雜的資訊紛至沓來，湧進腦海。

「《韻事》？」她問。

「嗯，妳的身分是《韻事》的女配。」加菲舔了舔貓爪子，「請 2973 號宿主自行閱讀原書，務必熟悉任務資料。」

溫阮點頭。

這書的劇情總結起來倒也簡單，家破人亡的女主盛月姬，在風月之地聽白樓摸爬滾打，逐漸成長為大襄國最負盛名的絕世歌姬，並在此過程中，和七個不同的男人，同時展開愛情故事。

一言以蔽之——盛月姬與七個優秀男人的剽悍人生。

韻事前面一般搭配「風流」兩個字，所以這本小說的精髓就在風流。

熱辣火爆，刺激香豔。

但刨去那些令人熱血沸騰的大量圈圈叉叉片段，這本書的劇情和人設都非常出彩，讀者一邊看一邊罵，挖掘出了一大批抖M。

七個男主各有擁躉，粉絲每天都在為書中人物瘋狂，不同陣營撕得腥風血雨，論壇高樓拔地而起。

溫阮看書過程中，微挑眉尾。這個女主有點厲害，至少腎很不錯。

最後她集齊了七個男主，共同生活在一起，大被同眠，也不知道有沒有召喚出神龍來。

加菲見溫阮看得專心致志，有點無語，「妳喜歡看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這是一本……那個小說。」

「你只是一個沒有感情的系統，可以直擰一點，十八禁小說。」

加菲：「……」

溫阮面不改色，一臉泰然。

「妳的任務是替原書中死得最慘的那個女配溫阮，得到男主的愛。」加菲說。

「哪個男主？」

「人氣最高的那個，紀知遙。」

「唔……我可以拒絕嗎？」

「不可以，如果妳拒絕任務將會徹底死亡，死翹翹的那種哦。」加菲幸災樂禍地調侃。

溫阮盯著這張一看就一肚子壞主意的大臉貓好一會兒。

「妳、妳看什麼看？」加菲讓她盯得有點慌。

溫阮抬眉說：「可是我不是很喜歡這個男主誆，據書裏的描寫來看，他每次和盛月姬的床事都很激烈，我覺得我更喜歡溫柔一些的。」

加菲不想再跟她講話，爪子一揮，喵喵叫，「去吧，皮卡丘！」

一陣黑暗過後，溫阮首先感受到身體上的不適，滾燙發熱，腦海昏沉。

然後，她發現自己手上拿著一柄劍，架在脖子上，正要自刎。

抬眼，溫阮看到紀知遙手裏捏著一個小巧精緻的白玉瓶，正寒眸如刀地冷睨著自己。

溫阮當下了然，這是《韻事》裏的精華劇情之一。

紀知遙手中拿著的那個白玉瓶裏，裝著一些非常符合本書調性的好藥物。

本來原主是準備將那藥給紀知遙吃下去，然後獻上自己當作解藥，完成自我獻身，來個生米煮成熟飯，迫使紀知遙不得不娶了她。

可紀知遙作為全書人氣最高的男主，智商肯定不會差到哪裏去，自然不會上當。

原主自食惡果，誤服好藥，千嬌百媚，生不如死。

可即便如此，紀知遙也沒有碰原主一下。

原主哭著問：「我到底哪裏比不上盛月姬那副千人騎萬人乘的身子，你就非看不上我？」

紀知遙冷笑說：「妳既能問出這個問題，就不能想明白嗎？妳便是宛若聖女，我也不屑碰妳一根頭髮！」

原主很絕，她聽了紀知遙這話羞憤交加，直接抽出他的佩劍比在脖子上，以死相逼，「紀哥哥，你若不娶我，我便死給你看！」

紀知遙更絕，他奪回了劍，並說：「要死也別弄髒了我的劍。」

自此，紀知遙最高人氣男主的地位固若金湯，不可撼動。

畢竟從盛月姬女主的視角來看，紀知遙對女配的這種狠絕無情，乾脆俐落，看起來實在是太爽了，口不擇言不知死活的女配，就該這麼虐。

按劇情走向，原主馬上就要說出最作死的那句「你若不娶，我便自殺」的臺詞了。而此刻的溫阮平靜又陌生地看著紀知遙，輕輕地割了一縷青絲，連著他的劍一同放下。

「祝你們幸福呀。」溫阮說。

紀知遙眼中閃過一縷疑色，先看桌上的長劍和青絲，才看向臉色仍自緋紅的溫阮。溫阮纏他足足三年，他煩不勝煩，可礙著她爹靖遠侯的情面，他一直不能過於疾言厲色，只能冷漠待之。

若不是她今日做出這等荒唐之舉，他也不會將話說得那般難聽刺耳。

可現在，她是不是又準備搞什麼名堂？

溫阮抬手捧了捧自己發燙的臉頰，心裏知道這個藥該怎麼解，畢竟她看過書。

原主準備的藥量不大，因為不想讓紀知遙完全失去理智，她希望她的紀哥哥記得今日這事兒是與自己發生的，記得自己比盛月姬好。

對此，溫阮真是服了她。

「沒什麼事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」溫阮又說。

紀知遙：「……」

溫阮衝他點了下頭，算是告辭，邁步往外。

知道怎麼解這個藥是一回事，能不能找到解的地方又是另一回事了。得抓緊時間，她可不想一來這書裏，就成功融入《韻事》的風流基調。

「妳到底想幹什麼？」紀知遙叫住她，「三年了，妳還不懂嗎？除了月姬，我不會娶任何女人，尤其是妳！」

尤其是我？我很差嗎？溫阮頓步回首，歪頭瞧了紀知遙一眼。

原主今天這事兒的確幹得糊塗，可她本性卻不壞，紀知遙你這樣折辱一個女孩子，有點過分哦。

溫阮禮貌地笑說：「請安陵君放心，我溫阮嫁豬嫁狗，不嫁安陵君。」

紀知遙眼中的疑色又添一重，她叫自己安陵君？而且嫁豬嫁狗，不嫁安陵君？

但溫阮卻不能再跟他叨叨下去了，藥效越來越明顯，她感覺有什麼奇怪的音節就在自己喉間，馬上要呢喃出聲。

她扶牆而出，骨中使不上力，足上癱軟如泥，錯步踉蹌。

事發地點是在一處奢華的酒樓，擋在現代，那就是原主開好了房，買好了藥，準備做好事，結果卻被紀知遙一通嫌棄加鄙視。

也難怪自此事後，原主一度消沉，走向極端。

眼前人影昏花，跟紀知遙說那些話，溫阮已是強弩之末的死撐，此刻心氣一鬆，她有些撐不住了。

她不敢往人多熱鬧的街市走，畢竟這副樣子看上去實在不大雅觀。

迷糊間走到一間清靜的館舍，她隱約看到館舍牌匾上有個「漁」字，那應該是有水池的吧？

跌跌撞撞地推門進去，她摸到一個堅硬的胸膛。平時倒沒什麼，可此刻，她很難把持和矜持。

堅硬胸膛的主人微抬下頷，將滿是鮮血的手往身後放了放。

他玩味地看著神智不清、一看就是吃錯了藥的溫阮，語氣莫名，「溫姑娘？」

「你這裏，應該有水池吧？」溫阮抬起一雙水霧矇矓的眸子，整個人溫似薄香，軟似春水。

僅剩的理智告訴她，這人知道自己是誰就好，畢竟溫家的家世還是很拿得出手的，除了紀知遙不把自己當人，別人都不敢怠慢半分。

可下一刻，溫阮的手就有些不聽使喚，在他堅硬的胸膛上軟軟撫過，如繡娘理絲線，也如春風搔柳葉，曖昧纏綿。

溫阮當下心想，這算性騷擾嗎？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的手有它自己的想法，你可以不要告我嗎？

男人眼中的玩味之意更深，「妳是要水池，還是要……」他輕笑了下，還是要，男人？

溫阮膝下發顫，險些軟倒。

男人的大手輕勾，扶住她纖細柔軟的腰，在她淺色的衣衫上留下一道血紅的痕。他掌心的溫度隔著衣料傳來，讓溫阮一陣心悸，她用力地咬了咬下唇，本意是想讓疼痛刺激自己清醒些，結果刺激是另一種刺激，清醒卻是不存在的。

「水……」溫阮死守最後一絲理智，含糊不清地喚道。

天旋地轉間，她感覺自己被人抱起。

完了，還是要成功融入《韻事》的風流基調了。算了，也沒多大個事，就當嫖了一回吧，大不了事後給他點補償。

但轉眼，溫阮就被男人丟進了池塘裏。

春寒料峭的時節，灼熱的身體陡然被扔進了冰水裏，冷熱快速更迭之下，溫阮在池水中凍得打了個寒顫，臉上的緋紅立時退下去，換上雪白。

春衫薄，浸水則透，溫阮背對著岸上的男人，暗想自己以前應該多看看清心咒的，這會兒念念可能解毒效果加倍。

「妳被誰下的藥？」岸上男人問。

「唔，溫阮。」溫阮不知道該把這口鍋甩給誰，只自己明白，此溫阮非彼溫阮。

岸上男人掀唇，像是溫家么女幹得出來的荒誕之事，蠢貨一個。

溫阮漸感乏力，類比健身，這也算是消耗大量體能的方式之一。

她眼皮耷拉了下來，困頓間問：「你叫什麼？」

「陰九。」

「嗯，不是七龍珠之一，還好。」

溫阮跟自己開了個玩笑，滑進水底，靠著石頭昏迷過去。

陰九看了看掌心血紅，算溫阮今日好運氣，正好趕在他殺念散盡後才闖進來。

在他腳邊，是幾具死狀淒慘的屍體，鮮血蔓延，沒入泥中，澆灌了這初春時節含苞欲放的花紅。

「阮阮？妳醒醒，別睡了。」是熟悉的加菲的聲音。

溫阮睜開眼，果然看到加菲的大餅臉湊在自己跟前，還是在「踩奶」。

她還沒來得及說話，又聽到一個驚喜的聲音，「小妹，小妹妳醒了？」

溫阮壓下與加菲對話的念頭，偏頭看向守在床榻邊的另一個男子。

她得想想，這是她哪個哥？

「小妹？」溫西陵握住她的手，看她神色茫然，說道：「是我啊，二哥，妳這丫頭是不是病傻了？」

「二哥。」溫阮衝他笑笑，卻也想問，你怎麼在這兒？

「聽陰九說妳突然暈倒在他門口，妳怎麼了？沒事吧？還有沒有哪裏不舒服？告訴二哥，二哥幫妳找郎中。」

溫西陵一口氣說了許多的話，字字關切，句句真情。

溫阮卻挪了一寸視線，看向後面坐在椅中吃茶的男人。

恰好陰九也望過來，他面上戴了面具，遮去了上半張臉，但從唇鼻來說，生得很

不錯。

兩人視線相接，溫阮明顯看出陰九眼中的戲謔神色。

大概他覺得有趣吧，堂堂靖遠侯的掌上明珠，竟然自服媚藥勾引男人，而且勾引的成果看上去還並不如何。

不論是紀知遙還是陰九，都對溫阮毫無興趣。

溫阮輕輕地抬了下眉梢。

「小妹？」溫西陵又喚一聲，伸手探探她額頭，「是不是染了風寒，病了？」

「就是突然頭暈而已，沒事了二哥。」溫阮斂了心緒，坐起對溫西陵溫和一笑，「讓你擔心了，謝謝二哥。」

溫西陵眼色稍滯，小妹今日好懂事，好乖巧。

他摸了摸溫阮的頭髮，連聲說：「沒事就好，可嚇死我了，幸好是暈倒在漁樵館前，遇上的人是陰九，若碰上歹人把妳綁了去，欺負了妳可怎麼得了？」

「二哥與他相熟？」溫阮說著，又望了一眼陰九。

「陰九乃是我溫家門客啊，漁樵館更是溫家門客客住館舍，小妹妳是不是傻了？」

溫西陵說著彈了個腦瓜崩在溫阮額心，可彈完他就有些後悔了，手頓在半空。

這是小時候他常對溫阮做的小動作，但如今的小妹並不喜歡自己親近她。

溫阮只是摸摸額心，不好意思地笑道：「忘了。」

原書怎麼可能把一個女配的配置說得那麼詳細？再厲害的女配都是用來打落泥濘的，以襯托女主才是最猛的。

「記得哥哥就好。」溫西陵心下詫異，小妹居然沒有生氣？他大了膽子又捏捏溫阮的小臉，笑說：「我們回家吧？方才妳一直昏睡著，我也不好吵妳。」

「嗯。」溫阮點點頭，揭開被子下地，這才發現身上的衣物都換了，不由得再次看了看陰九。

陰九食指指背輕劃過下巴曲線，落在側頸邊停下，微微支著下頷，唇角似笑非笑地輕勾，打量溫阮，等著這位素來張揚的溫家姑娘脾氣發作。

溫阮抿抿還有些白的唇，走上前去，對陰九道：「多謝陰公子今日搭救之恩。」

「客氣。」陰九微訝於她的平靜，緩聲開口，音色相當不錯。

之前溫阮腦中一片混沌，不曾聽得真切，此刻聽來，他的嗓音又慾又酥，還有些野。

但他說的話十分欠揍，「在下並未做什麼，還是姑娘自己有本事。」

溫阮抬眸瞧了他一眼，這人說話專揭人短嗎？

早知道就把那口鍋甩給別人了，就甩給紀知遙吧。

陰九又說：「姑娘保重，多喝熱水，驅寒。」

溫阮又瞧了他一眼，果然愛揭人短，還是暗戳戳地揭。

她轉身回到溫西陵身側，說：「二哥，我們回去吧。」

溫西陵笑著點頭，對陰九又說了幾句多謝後，便帶著溫阮上了軟轎。

陰九在後面望著，隱約感覺這個溫家公女好像也沒那麼蠢……

不，還是蠢的，喜歡紀知遙那種貨色，還鬧得滿城皆知，可不就是蠢得好笑？

漁樵館離靖遠侯府不遠，沒幾步路就到了。

溫阮的繡閣叫春庸闕，這裏堆金砌玉，她在華美異常的春庸闕裏走了一圈，暗想原主在家中果真受寵，天下好物，她父兄恨不得全堆進這裏頭。

加菲不知道從哪兒竄出來的，竄進她懷裏舒服地趴著。

「妳在想什麼？在回顧原主人設嗎？」加菲邊問邊舔了舔貓爪子。

「不是。」

「那是？」

「二狗子，原主生得不漂亮嗎？」

「二狗子是誰？」加菲的大餅臉上滿是嫌棄。

「誰答應我叫誰。」

「我不要叫這麼蠢的名字，我跟妳拚了啊！」

溫阮小手輕輕地撓了撓二狗子的下巴。

二狗子一邊舒服得沒出息地發出「咕嚕咕嚕」的聲音，一邊道：「我，不要叫，二狗子！」

「嘴上說著不要，身體卻很誠實呢。」溫阮笑。

二狗子翻了個白眼，「原主挺漂亮的，就是腦子不太好使。」

溫阮點頭。

紀知遙作為七龍珠裏，盛月姬最喜歡的那顆龍珠，自有其過人之處。

且不論這過人之處是在床上還是床下，都不是原主這樣的小姑娘能肖想的，是有點不自量力了。

「妳為什麼這麼問？」二狗子問溫阮。

溫阮說：「我只是好奇，那個陰九明知我是中藥了，也沒有碰我，到底是怕溫家家世呢，還是……」她低頭看了一眼大臉貓，「還是我生得真這麼難看，讓男人完全沒興趣？」

她倒也沒想同樣收集七顆龍珠，但今日陰九的反應，讓她懷疑自己是否毫無魅力。

二狗子舔貓爪舔到一半停住了，牠呆滯地看著溫阮，「我怎麼感覺妳還挺可惜的樣子？」

「那倒不是，好奇而已。」溫阮握著牠的貓爪，送到牠嘴邊。

「人家就不能是柳下惠轉世，坐懷不亂嗎？」二狗子說。

「能。」

二狗子心道：跟這個宿主對話好艱難。

「他沒有告訴溫西陵我是服了藥，只說我是暈倒，算給我留了臉面吧？」溫阮問。

「算。」二狗子決定學她說話方式。

「他聲音挺好聽的。」

「妳想幹麼？妳是聲音控嗎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二狗子抓狂，「妳他媽把話說完行不行？我求妳了，妳是想憋死我嗎！」

「不想。」溫阮擼了一把貓兒，說：「只是覺得奇怪，盛月姬集齊的七顆龍珠各有特色，陰九的嗓音絕對出彩，不知為何竟被她錯漏了。」

「作者設定。」

「有道理。」

「妳也太好說服了吧？」

「陰九的檔案你有嗎？」溫阮只是問。

「無名路人甲，誰會有他的檔案？妳大哥的我倒是有。」

「嗯，我也有，七龍珠之一嘛。」溫阮說著好笑，「我哥哥是我情敵的入幕之賓，挺騷的設定。」

二狗子無語了，又問：「妳今天對紀知遙說那些話，是準備玩欲擒故縱嗎？果然手段高明，我看好妳！」

「不是的。」溫阮慢慢地撫過二狗子的背脊，「我是真的不喜歡他，七龍珠裏我最想投票的也不是他。」

「沒讓妳喜歡他，妳只是要攻略他。」

「我都不喜歡他，我為什麼要攻略他？」

「這是妳的任務，任務完成妳就可以復活了！復活啊，電腦啊，手機啊，空調、Wi-Fi、冰西瓜啊，妳就不想回到現代嗎？」

溫阮抬眸望了望遠處，有一下沒一下地蹭著貓兒，沒說什麼。

按下盛月姬不表，單說這個「溫阮」。

她出身名門，父親是朝中一品靖遠侯溫仲德，母親更是當朝皇后的親妹妹阮氏。當年阮氏雙姝，一個入宮為后，寵冠後宮，一個嫁予靖遠侯，伉儷情深，當真是一段佳話。

可是阮氏生溫阮時難產而亡，臨終遺言不過一句「好好將我們的女兒撫養長大，別委屈了她」。

溫仲德痛失愛妻悲痛萬分，再未續弦，對溫阮更是溺愛到了骨子裏，自小捧在手心裏哄大，珍貴過他的眼珠子。

溫阮上頭還有兩個哥哥，一個是今日見過的二哥溫西陵，大哥則是鴻臚寺少卿溫北川。兩位兄長對她這個妹妹百般疼愛，自小便是處處讓著寵著，誰也欺不得溫阮一根頭髮。

但溫阮本人略顯不成器，這般千嬌萬寵著長大的小姑娘，心性單純沒什麼心計是自然，但傲慢自大甚至自負，卻也是自然。

她被寵壞了，自十四歲那年見過紀知遙一面，便從此心繫於他，死活要嫁，嫁不成就鬧。

別的事兒溫家父兄都可以由著她胡鬧，但這事兒不行，紀知遙跟盛月姬那點豔事，京城上下無人不知，溫家捧在心尖尖上的小心肝，不能嫁給這樣的的男人。

溫阮便跟家裏人鬧脾氣，而且因著紀知遙優秀，溫阮總是拿兩個哥哥與他作對比，大哥在鴻臚寺不過是個閒職，二哥貪財愛錢做商戶營生更是難登大雅。

溫阮越這麼對比，越覺得兩個哥哥不如紀知遙好，更別提他們不許自己接近紀知遙，便漸漸對兩位兄長疏遠冷漠，頗為不敬。

後來，溫阮因誓死要嫁紀知遙，鬧到了皇帝姨夫跟前，欲借王權逼迫紀知遙就範，這下徹底惹怒了紀知遙，紀知遙一怒之下設下圈套。

溫家，家破人亡。

而且紀知遙是個狠辣性子，他特意把溫阮留到了最後，讓溫阮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家人是如何一個個死在她面前，看她的父兄為了救她，是如何低聲下氣地向他卑微求情。

年過半百的老父，意氣風發的兄長，跪斷了三雙膝蓋，未換回紀知遙半分留情。溫阮後悔了，她哭喊著對紀知遙說：「紀哥哥，我不嫁你了，不嫁了，我再也不見你了，求求你放了我阿爹和大哥二哥吧，求求你。」

但紀知遙說：「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？」

最騷的是，這時候盛月姬站了出來，她看在龍珠之一溫北川的面子上，讓紀知遙留溫阮一命，紀知遙留了。

溫阮生不如死，最終瘋了，她每日蓬頭垢面，衣不蔽體，在街上哭喊著「阿爹，大哥，二哥，你們回來啊，阮阮聽話，阮阮不嫁了」。

她成了人人可欺的過街老鼠，渾身惡臭，垂髫稚兒都敢向她擲石頭，直到三年後才被病痛和心魔折磨致死。

這就是女配溫阮的結局，手握一副天胡牌，活生生作成了全書裏下場最慘的女配。

溫阮回顧了原主的一生，擼了擼貓兒，「嘖。」

二狗子笑問：「妳說她活該不？」

溫阮沒回答。

得了別人的身體再活一回，如果再罵對方，就有點端起碗吃飯，放下碗罵娘的意思了，不厚道。

第二章 只覺性子有古怪

次日，溫北川來春庸闕找溫阮，說要帶她去漁樵館正式謝過陰九。

溫北川此人成熟穩重，很有鐘鳴鼎食世族長子的風度和儀態。但他見到溫阮時，表情略不自然。

從他跟盛月姬在一起，成為七分之一後，他妹妹看見他就黑臉。

他知道原因，可他放不下盛月姬，一如愛上她的其他男人一樣，甘作裙下臣，不求一心人。

「小妹。」素來從容自若的溫家長子，喚溫阮時顯得很局促。

溫阮知道原因，衝他淺笑，「大哥。」

溫北川微怔，以為自己聽錯了，小妹已經很久沒有叫過他哥哥了。

昨日夜間聽二弟說小妹性子好了不少，他還不信，今日一見，果然如此嗎？

「小妹身子好些了嗎？」溫北川笑問。

「多謝大哥關懷，已是無恙。」溫阮依舊保持著同樣的笑容。

溫北川聽到這乖巧的話，心中一暖，帶著溫阮往漁樵館走。

漁樵館內，陰九正在下棋。

見兩人進來，他拈著棋子，隨意道：「大公子，溫姑娘。」

喚「大公子」時，他語氣自然；喚「溫姑娘」時，他音調促狹。

溫阮聽得心口微堵。

「昨日幸得陰九你出手相助，小妹才能歇息片刻，今日我特意過來答謝於你。」溫北川說著招手，身後的下人托著銀盤上前來，銀盤裏呈放著金玉之器，俱是珍貴。

陰九照單全收。

「溫姑娘可好些了？」他又是那副玩味的語調。

溫阮抬眸，「多謝陰公子關懷，已是無恙。」

溫北川聽著此話眉頭一皺，小妹今日說話，是照著說的嗎？連音調語氣，都與當時回自己的話無半分差別。

陰九卻有些意外，溫姑娘今日說話，客氣得挺有距離感啊。

溫北川與陰九邊下棋邊說話，溫北川執白，陰九執黑，兩人在棋盤上廝殺，以溫北川慘敗告終。

「陰九，以你這等棋藝，便是去當個夫子，教皇子們下棋也是綽綽有餘的。」溫北川笑道。

「大公子抬愛。」陰九撿著棋子放進棋盒，那棋子是由黑白雙色之玉打磨而成，落盒之時，玉子相撞，脆響清遠。

他偏首看了一眼安靜坐在一側的溫阮，溫阮正揉著她懷中那隻看上去才幾個月大的大臉奶貓。

不聲不響，不言不語，不吵不鬧，安靜得宛如不存在，反常得古怪。

二狗子「咪喫」地叫了一聲：「咱倆出去溜達一圈唄？」

溫阮起身，走到溫北川跟前，笑說：「大哥，我出去逛逛。」

「好，帶個下人，若有什麼事，便著人回來傳話。」溫北川有些動容，以前小妹若要出去哪裏，根本不跟他提前招呼的，很是不將他這個大哥放在眼中。

陰九放下棋子，說：「正好我也要出去，不如我陪姑娘一起？」

溫阮看看陰九，行，自己有把柄在他手裏，認這個栽。

「好呀，那便有勞陰公子。」溫阮柔婉笑語。

溫北川見有陰九跟著，便也放心。

溫阮抱著二狗子，與陰九並肩走在熱鬧的街市上。

京城之所以是京城，除了皇宮建在此處外，熱鬧也是旁的城鎮難以比擬的。

溫阮買了個糖麵兒咬在口中，行走間，不疾不徐。

陰九走在她身側，細瞧了她一會兒。

這溫阮是怎麼了？溫家小女以前行事總是風風火火，做什麼都急得像要趕去投胎，也喜歡嘰嘰喳喳地說話，旁人看著是活潑，他看著卻是聒噪。

可自昨日起，溫阮卻貞靜得如換了個人。

他想弄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，便提起話頭，「大公子今日送來的金玉之物，乃是謝我對姑娘妳的搭救之恩。」

溫阮應道：「嗯。」

陰九問：「搭救之恩的錢是給了，摸我的錢呢？」

原來他主動提出要陪自己逛街，是為了討賞錢嗎？倒也是應該的。

溫阮看了一眼旁邊的小販攤，買了把精緻的摺扇遞給他，「謝謝。」

陰九接過摺扇在掌中看了看，又說：「我很貴的。」

「這樣啊。」溫阮點頭，身子微微一挺，「我也挺貴的，不如你摸回來？」

陰九故意提起這事，是想試試溫阮是否真的沉得住氣，而非故作貞靜，卻沒想過會遇上這一齣，頓時不知如何接溫阮這略顯生猛的話。

溫阮卻問：「不好意思嗎？」

陰九：「……」

溫阮想了想，捉住二狗子的爪爪，又讓陰九豎起手心，她握著肉乎乎的貓爪在陰九手心裏按了一下。

「幹啥，給我個五啊？」二狗子不懂溫阮在幹麼。

溫阮抱著二狗子，對陰九一本正經地說：「牠踩過我的……嗯，你這也算是間接摸了回來，我們扯平了。」

陰九：「……」

二狗子怒道：「臥槽，阮阮妳天天摸我妳給錢了嗎？妳是不是在搞種族歧視！我要投訴妳！」

溫阮抱著二狗子往前走了，陰九還立在原地，看看自己的手心，再看看另一手中的摺扇。

他陰九，今日竟被一個黃毛丫頭堵得無話可說？生來倒是頭一回。

陰九不信邪，他不信一個人的脾性可在一夜之間轉換，便又道：「妳大哥去聽白樓了。」

溫阮毫不在意道：「嗯。」

陰九再度疑惑。

聽白樓，京城中最負盛名的紅粉之地，盛月姬便是那裏的歌伶。

溫阮以前一聽這個地方就氣得破口大罵，毫無理智可言，尤其是見不得溫北川去聽白樓找盛月姬，見一次罵一次不知廉恥。

可今日……

「溫姑娘似乎不以為意？」陰九不死心，再問。

「陰公子希望我有何反應？」溫阮咬了口糖麵兒，幾縷白絲般的糖線落在她桃色的唇上。

她回頭看陰九，並抿抿唇，將唇上的糖絲抿入口中。

陰九看著她抿唇的動作，迎上她平靜得不起一絲漣漪的眼神，兀自笑了下，「溫姑娘，好雅量。」

懷中的二狗子開始叫，「我怎麼覺得這老哥在故意激怒妳？」

溫阮聽著微笑，激怒我？那可有點難。

迎面來了一匹馬，馬兒跑得急，蹄子揚到了溫阮眼前，她懷裏的二狗子發出驚恐的尖叫，竄跳出去。

陰九稍稍握了一下掌間的摺扇，冷眼看著溫阮，等著她的反應。

溫阮立在原地，輕輕抬眸，嗯，要再死一次了嗎？不知道死掉這種事是不是也可以一回生兩回熟？

陰九看得奇怪，她不怕？

溫阮不是在找死，她只是跑也跑不贏那馬蹄。

眼見著馬蹄要踏在溫阮身上，陰九一躍而出，手中的摺扇灌滿力道，點在馬頸一處穴位上，又順手扣住溫阮的手腕，一把將她拽入懷中。

馬蹄高揚，發出嘶鳴。

馬背上的人勒住韁繩穩住坐騎，居高臨下地看著溫阮，「是你？」

溫阮聽到這勉強算熟悉的聲音，認出是紀知遙。

溫阮此刻還在陰九懷中，且臉朝著他的胸膛，堅硬的胸膛。

「謝謝。」溫阮禮貌地向他道謝，就要從他懷裏出來。

陰九聽出這聲「謝謝」與之前她說的「謝謝」簡直是一模一樣的音調、節奏、語氣，如同從雕版裏印刻出來一般。

他扣住了溫阮往外退的細腰，在她耳邊輕聲問：「這次的救命之恩，溫姑娘準備怎麼扯平？」

溫阮抬起眼睛，對上陰九似笑似戲弄的目光。

這個不怎麼好扯平，總不好詛咒他遇上生命危險，而且還剛好被自己所救。

所以溫阮不說話，只是用小手拍開陰九的大手，並緩緩抽出另一隻被他握在掌間的手腕，又說了一聲，「謝謝。」

仍然是一模一樣的語氣。

向陰九道完謝，溫阮才回身，望向高高在上氣宇軒昂的紀知遙，不氣不惱地問好，

「安陵君。」

紀知遙再次聽到這個陌生的稱呼，又聯想了一下昨日她下藥之事，總覺得荒唐。

「在跟我玩欲擒故縱的把戲嗎？」

紀知遙這個人說話當真不給人留情面，而且他險些撞了人，也不先說聲抱歉。

非常，沒有，禮貌。

溫阮還沒出聲，倒是二狗子走過來，又跳進溫阮懷裏喵喵叫，「這話我說沒問題，他紀知遙說就有點自戀了啊！」

溫阮笑著低頭摸了一下二狗子，心平氣和地說：「我大哥去聽白樓了，安陵君如此行色匆匆，不惜當街縱馬，可是急著去找盛姑娘？」

紀知遙微微一愣。

溫阮仰首看他，柔聲笑語，「那你可要快一點，說不定還趕得上他們穿衣服。」

陰九在她身後，垂眸忍笑，好一張利嘴。

「溫阮？」紀知遙卻調轉馬頭，對著溫阮。

「三人行也是好的，不知安陵君是否嘗試過呢？」溫阮轉了一下指間的糖麵兒竹籤，仍是那副客氣禮貌，平和柔婉的態度。

「溫阮妳可知妳在說什麼！」紀知遙被她這樣毫無遮攔的話激怒，音量瞬間放大。「我在為您出謀劃策，願安陵君早日抱得美人，及美人的後宮，歸。」溫阮語氣不變，緩聲慢說：「還有，我與安陵君並不相熟，還望安陵君喚我溫姑娘，才不算唐突失禮。安陵君乃是儒將，飽讀詩書，這點禮義廉恥必是知道的吧？」跟一個願意和其他男人分享同一個女子的男人，談禮義廉恥？陰九暗想，溫阮很懂怎麼往人心口上扎刀子。

他喜歡。

紀知遙怒極反笑，他鬆了韁繩，傾身向前，看著溫阮，「昨日不惜下藥來找我的人，是誰？今日跟我談禮義廉恥？」

溫阮無辜地看看他，又看看陰九，「陰公子，昨日我不是一整日都在你的漁樵閣嗎？」

陰九轉著手中的摺扇，看了溫阮一會兒，心道：妳就料定我一定會幫妳圓這話頭？溫阮讀出他眼中的問題，卻並不擔心，他既是溫府門客，怎麼也應該幫著溫家的人說話才對。

果然，陰九說：「正是。」

溫阮輕笑，回頭看紀知遙，「看來昨日，有人眼花了呢。聽說，房事過多的人會腎虛體虧，安陵君，多多保重啊。」

周遭陷入死一般的沉寂。

饒是陰九也微感驚異，沒想到溫阮會堂而皇之地說出這樣大膽的言辭。

紀知遙久久地凝視著溫阮。

二狗子說：「臥槽，死亡凝視！阮阮妳完了！」

溫阮用昨日那種平靜又陌生的眼神，再次與他對視。

比瞪眼睛嗎？沒怕過。

許久之後，紀知遙才說：「溫姑娘，好口才。」

溫阮心想，不及您的口活兒好。

他策馬離去，溫阮繼續吃糖麵兒，繼續逛街，繼續買買買。

她買了許多以前沒見過的事物，尤其是扇子，那些小巧精緻的摺扇可真漂亮。

買一樣就扔給陰九一樣，陰九手裏拎著十個盒子。

陰九低頭看了看手中拎著的事物，再抬頭看了看溫阮，她是真把自己當下人了？

他決定回擊，「溫姑娘生氣的方式，也很特別。」

「生氣？」溫阮不解。

「溫姑娘對安陵君說那些話，不就是生氣？」

「不是的。」溫阮繼續買買買，「我沒有生氣，我是誠心祝他和盛姑娘八宿八棲。」

「……」好個八宿八棲。

「看來昨日那藥並非催情，而是斷情。」陰九說：「只是溫姑娘莫要忘了，紀知遙可不是任人羞辱而啞然忍之的人。」

溫阮的糖麵兒吃完了，她轉了一下光溜溜的竹籤，暗想，原主算是給自己留了個不怎麼好收拾的爛攤子，但問題不大，她來這兒，就沒想過要收拾爛攤子。

夜間，漁樵館。

陰九正自斟自飲，借春花清風下酒。

坐入席間的男子自取一杯，啜酒輕笑，「聽說今日九野你給溫家小女當了回下人？」

陰九抬眸看了來人一眼，沒說話。

「感受如何？」漂亮得不像話的男人，眉眼精緻過女子，身形纖瘦柔弱。他挑著一雙桃花眼，帶三分壞笑地問陰九。

陰九放下酒樽，想了想，說：「還不錯。」至少看了場好戲。

這漂亮的男子叫辭花，他面色微訝，笑道：「殷九野，你不會真把自己當陰九了吧？」

陰九，或者說殷九野。

殷九野手指劃了一下臉上的面具，半倚在榻上，斜襟微敞，風流慵懶，但隱隱透出的冷冽似這殘春裏最後的寒色。

辭花見此便明白過來，殷九野永遠是殷九野，薄情寡恩的殷九野，像個瘋子的殷九野。

「你昨日又殺人了？」辭花輕聲問，那些人是來找殷九野，把他帶回去的。

「他們找死。」殷九野語氣輕輕，「我只是成全他們。」

辭花不再說話，只是給殷九野斟酒，靜靜地坐在一側陪著他。

但殷九野沒有接酒樽，而是盯著旁邊的扇子看，除了那把溫阮送他當謝禮的扇子外，旁邊還有另一把小巧秀氣的摺扇。

檀香織面，是女子之物。

次日，溫阮抱著二狗子出府，徑直來到一條人煙稀少的小巷子裏。

小巷子裏正有一場鬥毆，相鬥的雙方分別是一個女子和一個男子。

女子一身紅衣，手執一柄漂亮的銀色長劍，容顏明豔，長眉英氣。

溫阮趕到時，她正在暴揍一個紈褲子弟。

「于……」她還未喊完，就先聽到那紅衣女子破口大罵——

「呂澤瑾不是我說你，你以為我想嫁你啊？你也不看看你是什麼德性，要不是老娘倒楣自小跟你這麼個垃圾定了婚約，你以為我想管你？我呸！」

被暴揍的紈褲子弟就是呂澤瑾，七龍珠之一，揍人的女子叫于悅。

「盛月姬比我好一萬倍？喲，她這麼好，你怎麼不把她娶進府啊？我這人大方，就允了你讓她當個側室，可人家願意嫁你嗎？你有這本事嗎？你一天天地除了鬥雞走狗嫖娼以外，還能幹成點啥？」

「幹啥不行，嫖娼第一名，除了惹是生非以外，我沒看見你有什麼本領。有本事你讓你爹把這婚事給解了，沒本事你就老老實實服我管，老娘可不想以後嫁個一身是花病的髒玩意兒！」

二狗子聽得瘋狂大笑，「阮阮，這姑娘罵人嘴皮子比妳還利索！」

溫阮揉著二狗子，輕笑了下，但心底微歎。

于悅是個脾氣火爆的潑辣女子，一身稀爛的武藝，曾夢想仗劍走天涯，結果還沒出城門就被人偷了錢袋子。

這種性子溫阮很喜歡，但有的人不喜歡，在別人看來，這是沒教養，不淑女，缺柔婉，不像個大家閨秀，更像個悍婦。

她與七龍珠之一的呂澤瑾自小定有婚約，呂澤瑾是親王獨子，一株長歪了的獨苗，每日花天酒地，胡作非為，十足的紈褲人設。

但這紈褲拜倒在盛月姬的石榴裙下，變成了一隻奶凶奶凶的小狼狗。

小狼狗護食，尤見不得別人說盛月姬半句不好，誰說咬誰。

于悅以前對他不屑一顧，今日是因為他在盛月姬那裏過夜，回來時一身酒氣，衣衫不整，正好讓夢想走天涯的于悅撞見了，她氣得實在忍不住，支開下人，逮著呂澤瑾扔進這巷子裏，對他怒聲叱罵，一頓暴打。

但她低估了呂澤瑾對盛月姬的保護慾，也低估了一個男人在憤怒時能做出的事會有多狠毒多絕情。

呂澤瑾從地上爬起來，擦了一下唇角的鮮血，少年朝氣蓬勃的眉眼裏全是戾氣，冷冷地問：「說完了？」

「沒說完，我罵你能罵三天三夜，罵盛月姬那個人盡可夫的女人能罵到江海倒流！」于悅豈會怕他，照著槍口就撞上去了。

呂澤瑾抬手，猝不及防一巴掌摑在于悅臉上。

于悅的臉頰瞬間紅腫起來，她捂著臉怔怔地看著呂澤瑾，心高氣傲的女孩兒哪裏受得了這種掌摑之辱，氣得眼淚直逼而出，抽了劍指著他，「呂澤瑾，你敢打我！」

「我何止敢打妳？」呂澤瑾上手扣住于悅手腕奪了她的劍，撕開了于悅肩頭的衣裳，暴怒中的他指骨泛白，在她耳邊狠聲說：「我還要讓妳人盡可夫！」

溫阮抬眉，接下來的劇情，是呂澤瑾拖著于悅去了一家最廉價的下等青樓。

後來發生了什麼，不言而喻。

一身紅衣，剛烈熱情，夢想仗劍走天涯的明豔女孩，自此葬送一生。

而呂澤瑾在此事過後，被陛下重罰，奪去世子封號，貶去邊關服苦役，終身不得入京，呂家三代不得在朝中為官，晉親王呂家，自此不興。

第三章 茶樓中的對峙

《韻事》原書作者的確是女主盛月姬的親媽，但也實在是眾女配的後媽。

這位作者似乎對正常女性有著難以名狀的惡意，雖將女配們刻畫得生動鮮活，各有不同，但毀起她們來也毫不手軟，且用詞間不見半分憐憫，多是諷刺，笑話她們活該。

作者有意挑戰普通人的道德觀念，故意將一切美好女子毀了個遍，以此襯托出盛

月姬不受道德枷鎖的約束，率性而為，恣意瀟灑。

雖有話說，將美好撕毀給人看才是真正的悲劇，但該作者撕毀的方式過於低劣，來來回回不過下三路。

可回頭想想，這是一本十八禁文，好似專往下三路去又正常了。

「世子。」溫阮步出，走到兩人跟前。

呂澤瑾手中還拽著于悅肩頭的衣衫，赤紅的眼睛看到溫阮時，冷笑了一聲。

誰人不知溫阮死纏紀知遙的事？就跟于悅纏他一樣煩！

溫阮緩緩地撫過懷中的二狗子，平靜地看著暴躁中的呂澤瑾，說：「于姑娘今日與我有約。」

于悅既驚又懼，眼中含淚，聞言詫異地看了溫阮一眼。

她以前很看不起溫阮對紀知遙要死要活死纏爛打的模樣，所以說話間不曾客氣，沒想到……

但呂澤瑾的性子天不怕地不怕，是個我行我素的混世小魔王，哪怕溫阮是靖遠侯府的千金，他也不當回事。

「妳算什麼東西？正好撞到小爺槍口上了，我今天就替月姬解決了妳這個礙眼貨色！」雖然呂澤瑾很討厭紀知遙，但他更討厭這個三不五時就給盛月姬添堵的溫阮。

溫阮聽聞此話倒也沒有半分驚怕，她很清楚呂澤瑾做得出這樣的事，畢竟他能成為盛月姬的入幕之賓，床榻之客，就是因著他這份無所畏懼，悍勇少年氣。

試想一下，這樣一個瘋狗一般的少年郎，誰都不服，誰也不怕，但只要妳伸手摸摸他的頭，他就乖乖聽妳的話，伏在妳腳下，閃亮著狗狗眼搖尾乞愛，這樣強烈的反差，妳喜不喜歡？鍾不鍾情？

她想著這些，笑著低頭摸了下二狗子，輕輕軟軟的聲音說：「你敢嗎？」

怎麼說，她也要叫當今陛下一聲姨父，呂澤瑾敢當街對自己行惡逞凶？

呂澤瑾狂躁的表情稍微冷靜了些。

溫阮又看看于悅，解了身上的斗篷披在她身上，遮住她暴露在外的肩膀，溫聲說：

「于姑娘，我們走吧。」

于悅仍沒明白今天溫阮是在幹麼，但識時務者為俊傑，她不會在這種時候拆溫阮的臺，便點點頭。

點頭時，她噙在眼眶裏的眼淚簌簌往下掉。再怎麼想仗劍走天涯，她也是個女孩，也會怕。

溫阮拿回于悅的劍，對呂澤瑾點了下頭，「祝您今天心情愉快，告辭。」

她拉起于悅的手，帶著她往巷子外面走。

呂澤瑾卻不解氣，追上來還要跟溫阮說什麼。

一滴不知從何而來的茶水，打在呂澤瑾的膝彎，他當場給兩位姑娘來了個五體投地。

溫阮回頭看，輕笑，「世子倒不必行如此大禮。」

呂澤瑾折了面子，氣得要跳起來打人。

又一滴水打在他腰上，好像是腎的位置，他疼得在地上蜷縮了一下。

溫阮見他難受的樣子，抬頭看了看四周，感覺沒什麼異樣，想著可能是他房事過多，腎虛體虧吧，便再度拉著于悅走了。

某扇窗後，殷九野拈著微濕的指尖，望著溫阮與于悅雙雙離開的背影。

「九野？」辭花喚他。

殷九野笑，「祝你今天心情愉快，告辭。」

辭花：「……」

殷九野飄然而出，跟上溫阮。

溫阮帶于悅在一家繡坊買了身衣服換上。

于悅換好衣服後出來，將溫阮的斗篷還給她，很是扭捏地小聲說了一句，「謝謝。」

「不客氣。」溫阮輕笑。

「妳、妳不怪我嗎？」于悅仍然扭捏。

「怪妳什麼？」

「以前我對妳說了很多不好聽的話，我說妳死纏爛打、不知自愛什麼的。」于悅的聲音小下去，很難為情。

溫阮回想了一下，書裏的確寫過這麼一段。

總之書裏的女配們除了跟盛月姬過不去，她們自己之間也挺過不去的，男主們的愛慕者相互嫌棄，彼此戕害，劇情精彩。

溫阮說：「我忘了。」

于悅神色微怔，那張青春明媚的臉龐上綻出動人笑容，「妳忘了我也要說對不起。」

「沒關係。」

于悅感覺溫阮說話好像一直在一個節奏上，便有些奇怪，問道：「妳還好吧？」

「挺好的。」

她穿好斗篷，仔細而緩慢地繫好結帶，打了個漂亮的蝴蝶結，對著于悅點了下頭，道：「于姑娘既無事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告辭。」

「等等！」于悅一把拉住她，明亮的眼睛望著她，問：「妳為什麼要救我？」

溫阮看著她，說：「路過、順手，告辭。」

她剛要走出繡坊門，又聽到于悅說了一聲——

「溫姑娘，謝謝。」

溫阮回頭，看到她臉上的紅腫，笑著說：「回去後臉上用冰塊敷一下，很快就會好的。」

二狗子道：「阮阮妳果然喜歡有禮貌的人！」

于悅摸摸臉頰，有些委屈，長這麼大她還沒被人打過呢，更別提打臉了，不由得紅了眼圈。

「我請妳喝茶吧。」她扁著嘴說。

「不用了。」溫阮說。

「要的，妳好歹救了我一場嘛，我應該要有所表示答謝妳才對。」于悅走上前，親熱地挽住溫阮的胳膊，「走吧，我請妳，前面有家叫玖瀚的茶樓，裏面的茶點

很好吃呢。」

她又看到二狗子，摸了摸牠的頭，「噫，妳的貓好可愛呀，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別告訴她！」二狗子嘶吼。

溫阮不喜歡跟人過於親密的肢體接觸，不著痕跡地抽出了自己的胳膊，才說：「二狗子。」

于悅愣住，「……好特別。」

二狗子只差當場暈厥。

溫阮同于悅吃茶時，來上茶點的小二很是小心翼翼，這兩位姑娘都是京城中出了名的不好相與，他生怕侍候不周，挨頓毒打。

但是他給溫阮沏茶時，溫阮看著他的眼睛，輕輕點頭，柔聲說：「謝謝。」

小二受寵若驚。

于悅捧著茶盞好奇地問她，「妳怎麼變了這麼多呀？」

溫阮覺得這事兒真的好難解釋，只好胡亂瞎扯，「愛情是毒。」

于悅愣住。

二狗子罵道：「我去妳媽！」

落坐在她身後聽牆角的殷九野不解，「什麼東西？」

溫阮又說：「我解毒了。」

于悅：「……」

二狗子在內心翻個白眼，「阮阮妳敢不敢再敷衍一點？」

殷九野更加疑惑，「失戀還可以有效提升腦袋？」

溫阮和于悅小坐了一會兒，她們雙雙看到一個男人從樓下走來，是紀知遙。

于悅緊張地看了溫阮一眼，但她發現溫阮好似沒有看見紀知遙一般，依舊慢慢地啜著茶水。

紀知遙看到溫阮和于悅在一起，眉頭微蹙。

怎麼說呢？情敵雙方的愛慕者們對坐飲茶，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，她們是不是在結盟，準備共同對付另一個女人，然後各取所需，得到自己想要的人。

「他在看妳。」于悅小聲對溫阮說。

「嗯。」溫阮點頭，轉頭向紀知遙打了個招呼，「安陵君。」

紀知遙現在聽到這聲「安陵君」，心底就生出異樣，彷彿下一刻，溫阮又要開始跟他講述如何抱得美人歸的各種法子。

倒是殷九野坐的位置因為有屏風擋著，所以他沒有看見。

紀知遙坐在臨窗的位子，他是這裏的熟客，不需要吩咐，小二已上了他喜歡的茶水和點心。

那是一個離溫阮不遠的位置，抬頭便可與溫阮對視。

溫阮此刻，前方是紀知遙，背後是殷九野。

于悅挪了挪位置，擋住紀知遙的視線，似是想護著溫阮一般。

溫阮察覺到她這小動作中的含義，衝她笑笑，「謝謝。」

「沒事兒，妳說妳解毒了嘛，肯定看見他就煩，跟我看見姓呂的狗崽子一樣。」于悅笑著說。

「妳不喜歡他？」溫阮問。

「我怎麼可能喜歡那個浪蕩子？」于悅翻白眼，氣得罵道：「都怪小時候我們兩家定了親，這婚約要解又得陛下點頭，氣死我了！」

溫阮沒再說什麼，掰了點三色芙蓉酥放進口中，細細咀嚼。

紀知遙發現，一點芙蓉酥，溫阮可以嚼上幾十下，動作幅度極小，極慢，極……優雅？好像那芙蓉酥是什麼人間極品的美味，值得反覆品嘗。

以前的溫阮不是這樣的。

溫阮只是抿茶，沖淡芙蓉酥在口中殘留的清甜之味，在心裏算了下時間，差不多可以走了。

正當她準備起身離開的時候，她發現呂澤瑾不知道為何也過來了。

呃，整個京中只有這一座茶樓嗎？需要大家一起擠過來嗎？

場面一度很尷尬。

呂澤瑾先是看到溫阮和于悅，氣不打一處來，正要上來再幹一架，又看到紀知遙，一時之間不知道先找誰的麻煩比較好。

隔著屏風背對而坐的溫阮和殷九野，雙雙靠在椅背上。

一個懷裏抱著貓，一個手裏握著茶盞，一個是戲本身，一個等著看戲。

于悅的表情就不太好看了，剛剛她才被呂澤瑾打過一個耳光，這會兒自然很難給他好臉色。

呂澤瑾也不落坐，靠在扶手上，笑得有些囂張。

十九歲的少年正該輕狂，他將這種輕狂演繹到了極致。

他嗤笑著說：「我說今日溫姑娘怎麼有空來找于悅，原來是紀將軍的安排？」

溫阮望天。

殷九野忍笑。

紀知遙莫名。

溫阮揉了揉二狗子，準備和于悅先離開。

她沒興趣看兩個男人為了一個女人大打出手，又或者爭風吃醋。

可她還沒來得及起身，呂澤瑾已經不請自來地坐到了她們這桌。

「溫姑娘，妳喜歡紀將軍喜歡到了要跟于悅結盟的地步？」

在他說話的同時，溫阮的思緒卻跑到了其他地方。

呂澤瑾有一張不錯的臉，或者說，七顆龍珠都生得挺好看的。也許，盛月姬是個顏控？

呂澤瑾滿是期待地看著溫阮，等著她生氣動怒。

溫阮看了看前面不遠處的紀知遙，他坐在那裏，不動如山，似乎不把這場鬧劇放在眼中。

也對，堂堂安陵君，豈會看得上這點小小風波？

溫阮轉回目光，看著呂澤瑾，心平氣和地說：「我不喜歡安陵君。」

呂澤瑾哼笑，「妳裝什麼呢？當初上吊自殺鬧了個遍的人不是妳？」

溫阮神情泰然，面不改色，「不是。」

呂澤瑾：「……」

但溫阮沒說錯，的確不是她呀。

于悅聽得好笑，而且她不是很擅掩藏情緒，真的笑出了聲。

「笑什麼笑，瘋婆娘，妳們兩個瘋婆子湊在一塊兒，倒也合適。」呂澤瑾沒好氣地罵了一句。

「我們是不是瘋婆子不好講，但至少我們不會在青樓裏為了一個歌伎耍酒瘋。」

于悅嘲諷著說。

當初呂澤瑾還沒被盛月姬徹底馴服，不服氣她身邊居然另有其他人，在聽白樓鬧過一場，鬧到一度不可收拾。

後來還是紀知遙去鎮了場子，才勉強把這事兒平息，但呂澤瑾到底成了京中的笑柄，聽說他的老父氣得半個月沒能下病榻。

可自那以後，呂澤瑾倒也安分了，老老實實當七分之一，輪班上崗……床。

此間呂澤瑾被于悅提起舊事，臉上有些掛不住，咬牙道：「妳信不信我再給妳一巴掌？」

于悅臉色難看起來，她臉上還紅著，握著長劍架在身前，「你試試？你再敢碰我一下，我于悅今天就算跟你同歸於盡也要殺了你！」

二狗子高聲喊，「打起來打起來！快點打起來！」

溫阮輕輕地揉了下二狗子，讓牠別整天燭風點火。

呂澤瑾是個含著金湯匙出生的世子，沒吃過苦頭，沒遇過波折，要風得風要雨得雨。這樣的少年沒挨過社會的毒打，心氣太高，在盛月姬那裏已經放低了姿態，受盡了委屈，這些委屈會在別的地方爆發出來。

比如，在于悅這兒。

溫阮不認同他這種情緒處理方式，這對於悅很不公平。

「于姑娘，我們走吧。」溫阮站起來對於悅說，她懶得和這樣莽撞的人硬槓。

于悅衝呂澤瑾冷哼一聲，收回劍起身。

但呂澤瑾伸腿，攔在溫阮跟前。

溫阮抬眼，「好狗不擋道。」啊，不好意思，你不是好狗，你是瘋狗。

「妳他媽……」呂澤瑾被罵，提了拳頭。

此時，紀知遙出聲了，「世子，適可而止。」

呂澤瑾回頭，看著紀知遙，痞笑道：「怎麼，心疼了？」

紀知遙慢飲著香茗，淡聲道：「與兩個女子過不去，你臉上很光彩嗎？」

呂澤瑾下巴一揚，「我就跟她們過不去了，怎麼著？」

紀知遙冷眼看他，說：「你火氣要是這麼旺，我倒可以幫你治治。」

溫阮聽著這話，暗暗心想，紀知遙不愧是正宮娘娘的風範啊。

呂澤瑾被紀知遙的話氣得不輕，抓了桌上的茶盞往地上一摔，「匡啷」脆響，「你

算什麼東西，憑你也想管我？怎麼，想在溫姑娘面前表現表現？」

溫阮再度望天，你們後宮爭寵歸爭寵，可以不要拉上我嗎？

兩個男人四目對峙，溫阮從容擼貓。

呂澤瑾肚子裏是有火氣的，昨天晚上他睡在盛月姬那兒，結果半道紀知遙來了，搞得他很不痛快，不然也不至於今天于悅一惹他，他就下那麼大的狠心，要把她送去青樓，結果還被溫阮攔下了。

接二連三的事，讓呂澤瑾這個愣頭青壓不住脾氣。

他站起來，結結實實地擋在溫阮身前，不許她往前半步，冷笑道：「紀將軍要是憐香惜玉，今天你開個口求個情，我就放了她。」

「你有什麼事衝我來，溫姑娘招你惹你了？你發什麼瘋！」于悅聽不下去了，拍著桌子衝呂澤瑾罵道。

「有你什麼事兒，滾開！」呂澤瑾揮了下手，險些又打在于悅臉上。

這次他倒不是故意的，因而有些尷尬，但他傲氣足，好面子，縮了縮手指，卻死繃著臉色強著不低頭不認錯不解釋。

于悅氣得抽了劍直刺而出，呂澤瑾腳下錯步避開了，張了張嘴，卻還是什麼也沒說。

「世子。」眼見兩人又要打起來，溫阮輕聲喚道。

「幹麼！」暴脾氣的世子氣鼓鼓吼一聲，但到底有失誤在先，他的聲音顯得底氣不足。

溫阮緩聲說道：「打女人並不能證明你的男子氣概，為了盛姑娘而向其他女人表示出絕對的惡意和反感，也不能證明你對她的愛有多純粹。這些唯一能證明的就是你的不成熟，不理智，甚至不善良。」

她抬眸看向呂澤瑾，平淡得不起半點起伏的聲音宛如一個沒有感情的 AI，「有能耐，你把盛姑娘娶回家中，我相信于姑娘一定會送上厚禮，歡喜成全，你有這能耐嗎？」

呂澤瑾聽得一怔。

溫阮不等他開口，又笑說：「你沒有。所以說到底，你作為盛姑娘的七分之一，此刻的無能狂怒，不過是因為無論你怎麼在她床上一往無前的努力，也無法成為她的全部。七分之一失敗者的憤怒，毫無用處，徒添笑料爾。」

「還有啊，你現在的樣子，像不像……怨婦？」溫阮口吐蓮花，一套持續輸出，輸出完還笑意輕軟地揉著貓，看著像極了一朵小白花，就是芯子黃了點……

呂澤瑾被她幾句話說得愣怔，甚至紅了耳根，很是窘迫。

床、床上一往無前？怨婦？七分之一？紀知遙還在這兒，她這不是把紀知遙也罵了！

溫阮的話算是戳中了呂澤瑾的肺管子，「七分之一」這個詞實在誅心，可他卻無從反駁，有好半晌發不出聲。

他仍然覺得面子為重，於是還是強撐著不肯放溫阮走，下不來臺的他找上紀知遙的麻煩，「紀知遙，你、你今天開不開這個口替她說話？」

紀知遙看了溫阮一眼，對溫阮說出這樣的話他已經不感到驚奇，先前她對自己說過更過分的。

溫阮沒看他，她只是低著頭擣貓，明白呂澤瑾找紀知遙搭話，只是為他自己找個臺階下。

畢竟此刻呂澤瑾也覺得很丟人，有損他世子的威風和顏面，只要紀知遙開口，這臺階就算搭成了。

但紀知遙是不可能為溫阮，說讓他放人這句話的，因為在紀知遙心目中，任何人都不會比盛月姬更重要。

溫阮更不稀罕紀知遙說這句話。

場面僵持不下。

二狗子開始興奮地喊，「我草，搞事情啊！搞起來啊！搞啊！」

溫阮報復性地擣了一把二狗子，她倒不覺得尷尬，也不害怕，反正呂澤瑾是不敢對自己怎麼樣的。

她只是在認真考慮，要不要把二狗子放出去咬呂澤瑾這條瘋狗一口，或者撓他一把。

反正是貓咪行凶，有本事呂澤瑾跟一隻無辜的小奶貓較勁呀。

屏風之後的殷九野眼見今日這事是沒法兒收場了，慢慢地飲了口茶。

他是挺想看這幾人打死一個在這兒的，看熱鬧不嫌事兒大嘛，但溫阮……

殷九野抬了下手指，站在他對面等吩咐的男人恭敬點頭，走出屏風後。

「幾位，小店小本營生，圖個和氣生財，幾位若是有什麼事，不妨出了茶樓再坐下細談，如何？」茶樓掌櫃的說話和和氣氣，滿面笑容。

他的腰桿子挺直，雖謙和，卻不卑下。

哪怕此刻鬧事幾方的人，每個都位高權重。

一直端坐在那方的紀知遙此刻倒是起了身，頷首道：「叨擾藍掌櫃，是我等不是。」

「紀將軍言重了。」掌櫃藍繕客氣地笑著回了個禮，又看向溫阮，笑得滿面春風，慈和憐愛地說：「溫姑娘，小人見您頗愛這道芙蓉酥，已著人為您另備了些，待會兒給您送去府上，您權且當個小食兒消遣著用用。」

溫阮看了一眼桌上層次分明，精緻仙氣的三色芙蓉酥，方才她的確多用了一口，這掌櫃的眼力甚好。

「多謝。」溫阮點頭。

「您客氣。」藍繕又說：「那小人這便差人送您和于姑娘回府？」

「麻煩你了。」溫阮又點頭，心下略感詫異，這藍掌櫃是什麼來頭，眼力好便罷，膽氣和魄力也非常人可比。

跋扈得不行的混世魔王這會兒倒是屁都不敢放一個了，甚至低著頭退了幾步站在一邊。

他很奇怪藍掌櫃怎麼對溫阮這麼禮遇，隱隱都壓過對紀知遙的恭敬了，溫阮這女的有毒吧？

出了玖瀚樓後，于悅對溫阮說過幾天來找她一起玩。

于悅這種性子的人，愛恨分明，坦率真誠，可愛得緊。

溫阮心道：呂澤瑾真的不太需要眼睛，可以考慮挖了捐給需要的人。

回去的路上，二狗子問溫阮，「阮阮妳為什麼要救于悅？妳別跟我說路過順手，妳是特意出門去救她的。妳要是不救她，妳今天就不會陷入這等修羅場，險些下不來臺。」

溫阮問：「為什麼不救？」

「為什麼要救？」

「為什麼不救？」

「……妳煩不煩？」

「明知一個人的一生將會在今日走向厄運，而我有能力搭救，為什麼不救？」

「我以為妳是那種不管別人死活的人。」二狗子仰頭看她，「因為妳對誰都特別有距離感。」

「有距離感與見死不救是兩回事，前者是我的性格使然，後者是我的良知未泯。假如我今天沒有去，于悅將要面臨最黑暗的慘烈遭遇，我的良心不允許我袖手旁觀。」

「書裏那麼多倒楣蛋，妳救得完嗎？」

「再說吧。」

能救則救，不能救她也不會把自己的安危置於不顧，憑著一腔聖母心莽撞行事。一直到後來，溫阮從她二哥那裏才得知，那名叫「玖瀚樓」的茶樓，是皇商，「玖」是商號。

無怪乎呂澤瑾和紀知遙都要給他三分薄面。

殷九野從玖瀚樓回到漁樵館，翻出那兩把扇子，一把是溫阮送他的桃李扇面摺扇，另一把是秀氣精緻的檀香小扇。

他打開檀香扇舉著迎光細看，薄光穿檀木，從扇頁上精雕細刻的微孔裏透過來，清透明暉落在殷九野漆黑如墨、深不見底的瞳仁裏。

那日殷九野當下人陪溫阮逛街買扇子時，溫阮在檀香扇上停留的目光最久，也最為喜歡這柄扇子。

殷九野故意藏起來，等著溫阮去找他要。

這麼有趣的一人，他當然得多製造機會和她相處，多看看她是怎麼一派貞靜地懟人才是。

殷九野等了她兩日，沒想到溫阮卻不上門。

她有空去救一個與她無關的于悅，有空在玖瀚樓跟人打嘴仗，卻沒空去找他拿扇子。

直到這日，他懷中揣著那把檀香扇再次碰到溫阮，見到溫阮手中執著一柄絹面團扇，他瞬間感覺，自己的惡作劇毫無意義。